

東周列國志

第十二冊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六

白下蔡昇元族甫評點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禮則桀驚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足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

公子光立心篡弑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白不弱

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己之利其說王僚以遠子胥固宜但王僚旣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

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竟由此而遭纂弑之殃豈非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太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當着魚味何如耶蓋專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圖之示宮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會議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嫡庶不分羣臣各以其党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

人多而心不齊百事不可做况行兵乎姬光策楚制勝處全在于此

話說漁丈人已渡伍員又與飲食不受其劍伍員去而復回求丈人

秘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負盛意

禍患迫身不能不慮也難怪了胥之囑但觀漁丈人舉動頗奇

必不至此子胥終是豪傑不是聖賢漁翁仰天嘆曰吾為德于子子猶見疑倘若追兵

別渡吾何以自明請以一死絕君之疑

因有此一節自言訖解纜開

船拔舵放槳倒翻船底溺於江心史臣有詩云

數載逃名隱釣綸

扁舟渡得楚亡臣

絕君後慮甘君死

千古傳名漁丈人

至今武昌東北通淮門外有解劍亭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伍

員見漁丈人自溺歎曰我得汝而活汝為我而死豈不哀哉伍員與

芋勝遂入吳境行至溧陽餒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沙于瀨鰓水之

上

水浣沙音舉即上日賴今符箕

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

垂頭應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售餐於行客哉伍員曰某在

窮途願乞一飯白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抬頭看見伍

員狀貌魁偉乃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寧以小嫌坐視窮困此敗

勝漂母一頭漂母素知王孫此女子以貌得之

於是發其簞取盞漿跪而進之旨與勝一餐

而止

乞得而不敢飽豪傑被困至此可憐

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

索性做人情是好女子

二人乃再餐盡具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

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子凄然歎曰嗟乎妾侍寡母

三十未嫁貞明白矢何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

與行乞男子交言自便以爲敗義墮節此語愧殺古今多少嫌女

子行矣伍員別去行數步回頭視

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瀨水中而死

如此輕生似亦太過

後人有詩贊云

漂水之陽

繫綿之女

惟治母餐

不通男語

矜此旅人

發其筐篚

君腹雖充

吾節已竄

音愈缺他損此孱軀

以存壺知

瀨水不竭

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指頭瀝血書二十字于石上曰

爾浣沙

我行乞

我腹餒

爾身溺

十年之後

必俟

十年亦知己難之急濟也

千金報德

伍員題訖復恐後人看見掬土以掩之過了溧陽復行三百餘里至

一地名吳趨

吳趨地名今蘇州有吳趨坊

見一壯士確顙而深目狀如餓虎聲若

巨雷方與一大漢廝打衆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專諸不

可共人似有畏懼之狀卽時斂手

歸家員深怪之

却也

問于旁人曰

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

這個時候

還有心情管閒事乎蓋已意在納交矣

旁人告曰此吾鄉

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

義見人有不平之事卽出死力相

爲適纔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諸卽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

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卽止

數語

畫出一個賢男

士員歎曰此真烈士矣次日

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叩其來歷員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

負此大冤何不求見吳王借兵報仇員曰未有引進之人不敢自媒

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荒居有何見諭員曰敬子行孝願與結

交專諸大喜乃告于母即與伍員八拜為交比今人盟兄弟不知如何員長于諸

二歲呼員為兄長員請拜見專諸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

為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某將辭

弟入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專諸曰吳王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

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此語是已知光員曰蒙弟指教某當牢記異

日有用弟之處萬勿見拒所以結交而為有用不專諸應諾三人分

別員勝相隨前進來到梅里吳萬部地在吳江縣西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車

囂囂舉目無親乃藏芋勝于郊外自己已被髮佯狂跣足塗面手執斑

竹簫一管在市中吹之不知是幾時學吹起的誰往來乞食其簫聞

第一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跋涉宋鄭身無依

千辛萬苦

淒復悲

父仇不報

何以爲生

第二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昭關一度變鬚眉

千驚萬恐

淒復悲

兄仇不報

何以生爲

第三疊云

伍子胥

伍子胥

蘆花渡口溧陽溪

千生萬死

及吳陸

吹簫乞食淒復悲

身仇不報

何以生爲

市人無有識者

既曰市人如何能識

時

景王二十五年

吳

王僚之七年也再

說

公子姬光乃

吳

王諸樊之子

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欲以

次傳位于季札故餘祭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後季札不受國仍

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爲王

雖是王僚不讓

公

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羣臣皆爲僚黨無與同謀隱忍

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離舉爲吳市吏囑以諮訪豪傑引爲已輔一

日伍員吹簫過于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稍辨其音出見

員乃大驚曰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進之遜于上

坐伍員謙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國

子殆是乎員跼蹐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

爲子求富貴地耳

只講富貴是個市吏身分是個相者

乃訴其實早有侍人知

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人見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得知

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謁王僚僚奇其貌

都在貌上得濟又是和貌

魁偉好處

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之職次日員人謝道及父兄之冤

咬呀切齒目中火出王僚壯其氣急復憐之許爲興師復仇姬光素

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先謁王僚恐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愠乃

往見王僚曰光聞**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士以爲何如人僚曰賢

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窳

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須臾忘報乞師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

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爲

匹夫興師今**是**構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爲子胥興師是匹夫之恨

重于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辱必不可雖爲要問仿

姬亦木王僚以爲然遂罷伐**之**之議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

志謂將作未可說以外事也偏有此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于

王僚曰子胥以王不旨興師辭職不受有恐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

諫伍員聽其辭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于陽山之野

姬光私往見之饋以米粟布帛問曰子出入**之**之境曾遇有才勇

之士畧如子胥者乎員曰某何足道所見有專諸者真勇士也越見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六 五

替別人光曰願因子胥得交于專先生曰專諸去此不遠當即召

之明旦可入謁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即當造請豈敢召乎此等處却

是嫌光乃與伍員同車共載直造專諸之家今俗蘇專諸巷即其故地專諸方在

街坊磨刀爲人屠豕見車馬紛紛方欲走避伍員在車上呼曰愚兄

在此專諸慌忙停刀候伍員下車相見員指公子光曰此吳國長公

子慕吾弟英雄特來造見弟不可辭專諸曰某閭巷小民有何德能

敢煩大駕遂揖公子光而進叩門蓬戶低頭而入公子光先拜客敬主人

則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專諸答拜光奉上金帛爲贄專諸固讓伍

員從旁力勸方纔肯受自此專諸遂投于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日饋

粟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

野小民蒙公子豢養之恩無以爲報倘有差遣惟命是從這是釣他

明却其故矣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王僚之意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其子

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

頭一篇問得好

光備言祖父遺命以次相傳

之故季札既辭宜歸適長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僚安得爲君哉君

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

言于王側陳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備劍士以傷先王之德

層主意又出得好必先有此兩層專諸是賢士不是一味感恩恃勇隨人胡做者此也

光曰僚貪而恃力知進

之利不能退讓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奮然曰

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

又有一層不忘孝字

光曰

吾亦知爾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卽吾

子母也自當盡心養育豈敢有負于君哉專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

輕舉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于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

也

此語用在此處却似不甚恰切

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親近其身

此句却說

是不得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魚

炙專諸曰某請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庶可

近吳王耳專諸遂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爲美然後

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于府中藏在白己府中便與專諸學治無炙主意不合髡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子胥也因獻媚進專諸

欲知弑械從何起三月湖邊學炙魚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吳王員對曰夫鴻鵠

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子慶

忌僚之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得一慶

忌且父相隨尚且難以動手况其母弟惟餘燭庸並握兵權雖有擒

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

子然後大位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看得徹底

得十分光俛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歸爾出俟有隙隙然後相議

耳員乃辭去是年**周**景王崩其嫡世子曰猛次曰句長庶子曰朝景

王寵愛朝囑于大夫賓孟欲更立世子之位龍庶奪嫡自胎後禍未行而崩劉

獻公擊亦卒子劉卷字伯螽嗣立素與賓孟有隙遂同單穆公旗

殺賓孟亦是為私立世子猛是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鮪召莊公與素

附子朝廷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周單旗

奉王猛次于皇缺君為重子朝使其黨鄆音勝伐皇勝敗死有天**晉**頃公

聞王室大亂遣大夫籍談荀躒帥師納王子王城今河南府陝州尹固亦立

子朝于京在開封府朱幾王猛病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句是為敬王居

翟泉在洛陽之西**周**人呼句為東王朝為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

成何召莊公負卒南宮極為天雷震死昭理人心聳懼**晉**大夫荀躒

復率諸侯之師納敬王于成**周**擒尹固子朝兵遺召負之子鼐反攻

子朝朝出奔**楚**諸侯遂城成**周**而還敬王以召鼐為反覆與尹固同

斬于市。國人快之。此是後話。且說周敬王卽位之元年，吳王僚之八

年也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在，即費無極恐其爲伍員內應，勸平王誅

之。又來惹禍建母聞之，陰使人求救于吳。吳王僚使公子光往，即取建母

行及鍾離。今鳳陽府楚將遠、越帥師拒之，馳報郢都。平王拜令尹陽句爲

大將，并徵陳、蔡、胡、沈、許五國之師。胡子名晃，沈子名逞，二君親自引

兵，陳遣大夫夏齧、頓胡二國亦遣大夫助戰。胡、沈、陳之兵營于右，頓

、蔡之兵營于左。遠、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王。王僚同公子掩

餘，王僚弟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有罪之人驅以從軍來至雞父。楚地下寨，兩邊尙

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暴卒，疾，便是不利之兆遠、越代領其眾。姬光言于王

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眾，然皆小國。畏楚而

來，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習戰。陳、夏、齧勇而無謀。頓、蔡三國从

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盡力。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帥位卑，無威若

分師先犯謂與謂必先奔諸國乘亂謂必震懼可全敗也料事揣情分毫

不爽人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王僚從其計乃為三軍自

率中軍姬光在左公子掩餘在右各飽食嚴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

亂突謂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謂子晳謂子逞及謂夏

韜俱不做整備好講忌諱人及聞謂兵判開營擊之罪人原無紀律

或奔或止三國以謂兵散亂彼此爭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師左軍

乘亂進擊正遇夏韜一戟刺于馬下謂二君心慌奪路欲走公子

掩餘石軍亦到二君如飛禽入網無處逃脫俱為謂軍所獲軍十死

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姬光喝教將謂二君斬首是那裡去

縱放甲士使奔報謂之左軍言謂二君及謂大夫俱被殺矣搖其軍心

妙謂三國將士嚇得心膽墮地不敢出戰各尋走路王僚合左

右二軍如泰山一般倒壓下來他少了二軍我多了二軍其勢可知中軍遠越未及成

陣軍士散其大半吳兵隨後掩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遠越大

敗奔五十里方脫姬光直入鄖陽迎取楚夫人即建母以歸秦人不敢

拒敵遠越收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單師來鄖陽取楚夫人乃星

夜赴之也越算好漢比及楚軍至秦吳兵已離鄖陽二日矣遠越知不可

追仰天歎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之師

又失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面復見楚王乎遂自縊

而死一場大禍又是費無極平王聞吳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瓦

為令尹以代陽句之位左獻計謂郢城卑狹更於其東闢地築一大

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名舊城為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南也

新城仍名郢徒都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為右臂號曰麥城在當陽縣東

三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楚人皆以為瓦功沈尹戌笑曰子常瓦

不務修德政而徒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郢城何益哉說得囊瓦欲